

泊湖渔歌

欧阳冰云

烟波浩渺的泊湖，浩浩荡荡注入长江。站在岸堤上，湖面的风一阵阵吹来，带着咸腥味。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闪闪烁烁；远处有渔船缓缓地晃荡着，不像是捕鱼人，倒像是几位悠闲的文人墨客，斜靠在斗篷船上，迎风饮酒赋诗。待到夕阳西下，才似睡非睡地返回岸边。岸边蒹葭苍苍，几只洁白的水鸟，从深处钻出来，又像受到惊吓一般，急促飞入水草中，有的小鸟停落在芦苇杆上，像一朵白白胖胖的棉花，正开得盛。



欧阳冰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散文集《抱着月光回家》《石磨上的时光》《江南雪》《蜕变成蝶》等。

清雅太湖

负责太湖县牛镇库区移民工作的汪焰明曾经有点垂头丧气，因为他去龙湾村动员老黄将土地和山场拿出来流转种植黄茶时，屡次碰壁。

老黄种了一辈子地。每天天亮，他就扛着锄头，走到自己家的地里，锄草，扶苗，施肥。镇里、村里天天来让自己把土地和山场交出去，种植黄茶。黄茶嘛，见都没见过，谁知道是个啥东西。

老黄家本属于花亭湖80公尺以内的水淹区。水淹区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，他因害怕远迁，死犟着不搬走。后来，根据县里制定的政策，移低就高，靠到95米高程以上盖屋定居。但因近些年地质灾害频发，山体滑坡随时会危害房屋安全，老黄家需再次搬迁。老黄之所以不愿搬，主要还是故土难舍。房前屋后，有菜园，有果树，一生四季，瓜果飘香，鸡鸣鸭噪。

牛镇是花亭湖上游的一个水库区移民大镇。按照分工，汪焰明负责老黄家的搬迁工作。但无论汪焰明怎么费尽口舌，他就是不搬，后来干脆不见汪焰明面。白天看见汪焰明来了，就赶紧铁将军把门，扛着锄头下地。夜晚听到汪焰明在门外喊叫，连忙熄灯，也不吱一声。

正当汪焰明一筹莫展时，五月的花亭湖天空突变，下起了暴

雨。一连几天，大雨如注，花亭湖水位猛涨，迅速突破了警戒线。房屋淹了，田地淹了，道路淹了……一夜之间，镇政府大院里，搬来了许多受灾的灾民，他们睡在走廊上、办公室里，在政府食堂等着吃的。

汪焰明几乎是一夜没睡，早上从抗洪一线回来，已经是疲惫不堪。但他记挂着老黄，不知他一家怎么样了。汪焰明找了一只小船，招呼龙湾村蹲点干部小黄一起上了船，摇啊摇，一路摇到了老黄家。这次老黄不躲了，看见汪焰明他们就像看见了救星。

老黄家的屋已经进水了。汪焰明赶紧招老黄进屋，搬了些要紧的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上船。

“老黄，叫你搬你不搬，犟得像头牛。这下该搬了吧？”汪焰明边搬东西边说。

“搬，搬。这一走，就不回来了。”老黄忙不迭地答应。

上船时，一只鱼儿在水中跳跃了一下。晚上，小黄在抗灾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花亭湖畔的龙湾村洪水滔天
五月的鱼儿啊跃上了锅台
……

就咕咕喝下去了。客人受了熏染，忍不住添酒回灯重开宴，主客对饮，互吐衷肠，船家说到动情处，说到思乡情深，忍不住掩面啜泣。思乡，却不知乡在何处，船，就是他们的家乡；水，就是他们的家乡；泊湖，就是他们的家乡。四处漂泊，无处溯根，是船家心中的悲凉。客也忧怨，俗世的浮华喧嚣，人情冷暖，世事愈难，只有这泊湖的夜，才是一片澄净，才是心灵歇息的地方。月满西楼，倦鸟归巢，已没有主客了。桌上一湾湾清泪，顺着酒坛的周围流淌。坛子到了半夜，只剩下一坛月光，一伸手，坛子翻倒了，倾泻出满船月色，最后和泊湖的水消融成茫茫一片。酣睡的小船，在浩渺的泊湖上，和着湖水的节拍，沉沉睡去。

泊湖最热闹、最痛快的应该是端午节了。端午节是泊湖盛大的节日，大石乡的龙船队要在这天举行龙舟赛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在泊湖湾附近的田祥嘴村有座百神庙，现在叫屈原庙，相传古时候屈原庙往东的汪家港水域有大蛇，比水桶还要粗，鹿头凤爪，眼睛有灯泡那么大，是泊湖的主宰，恩赐着整个水域的财富，从不伤害人畜，人们感激它，敬为龙王，建庙祭祀。庙内有副楹联：“独醒独清，湖上波光江上月；何从何去，

吴中山色楚中天。”庙前观月台，系白蚌银螺筑成。

中秋前后，鱼蟹肥硕。泊湖风情万种，最妩媚动人。沐着月色来，招呼一条小船，几个人围坐着，明月作伴，水鸟伴舞，来一坛酒，一边划船一边品尝船家准备的美味。有新鲜的鲫鱼汤、肥硕的大闸蟹、白酒炆青虾，还有朝天椒炒泊湖银鱼，让你食欲大开，心情也和泊湖水一样开阔豁朗起来。

阳光从山弯射进来，一层金晃晃的光晕洒在湖面上。湖湾的水鸟醒得早，在一片莲花菱禾间飞舞，成群的鱼儿推波助澜。小木船在藕花深处醒来，轻轻地晃悠着，看莲花朵朵，鱼儿戏水。驾船的汉子伸出手去，那些晃动的荷叶荷花在水面上泛起了涟漪，层层荡漾开去。顺着菱禾，不费劲就采摘到新鲜的菱角，外皮红晕黝黑，像汉子黝黑的脸。

载着菱角和捕捞的鱼虾，山东汉子唱着粗犷的歌，满载而归。

秋风再起，湖畔棉田的收获渐渐接近尾声，泊湖就慢慢沉静下来。早晨起来，棉禾上积了薄薄的霜，雪白细糯。几只越冬的鸟儿，飞倦了，停落在小篷船的顶上，出神地望着远方。

一场雪，静谧地下着，湖面的冰上落了白白的一层。泊湖的船家把船泊在湖湾里，悠闲地喝着酒，不紧不慢唱着山东快板。岸边的田野白茫茫的一片，村庄的农人围坐在火炉旁，慢悠悠地剥着残不上的棉花。冰雪之下的泊湖，静如禅月。

老黄说：“土地和山场被你们收去了，我还能干什么？”

汪焰明说：“你这地和山场不是政府收去了，地和山场还是你的。到时也要请你到地里干活，请你老伴摘茶叶，一天工资就是100元钱。”

老黄沉默了一会，在心底里盘算着，最后，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走，今晚去我家吃饭！”

老黄这一户攻下了，村里另外的几户便也顺利签了土地和山场流转合同。这黄茶的苗子很快也运到了山上。老黄和他老伴每天上山栽苗、松土、除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汪焰明也时常到山上来看看，他觉得，老黄他们栽植的不仅是茶苗，而是移民们未来的梦想和希望。



李登求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，发表作品百余篇，获省以上奖项数次。

移民搬迁记

李登求

老黄的新家安置在镇区“美丽家园”新区，这里住着的主要是库区安置的移民。房前屋后，树影摇曳，鲜花盛开。门前是移民后扶资金修建的一条崭新的柏油路。每年，县里还会从移民资金中给予他们这些移民每人600元生活补贴。

老黄家水淹区的田地淹了，不能正常耕种，但他在山场上又开垦了几亩地，天天扛着个锄头挖呀挖。现在镇里村里要把他的山场和土地流转出去，用于种植黄茶，他当然不干，于是，又一次和汪焰明扛上了。

又一个黄昏，老黄翻完一垄地，直起腰，准备扛起锄头回家，突然发现汪焰明站在地头对着他笑。

汪焰明说：“老黄，我问你，就你这地，一亩一年能挣多少钱？除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，能保个本就不错了。还有你这山场，除了几棵果树，就是茅草，有个啥用？”

老黄不吱声。

汪焰明继续说：“你这地和山场流转出去以后，每年的流转费几千元是净得，后面还有分红。还能把荒山绿化。”